

玉兰花开香留痕

◆唐竹英

又是一年玉兰花开,那温润绵长的香气,总能轻易将我拽回到那些不可复制的旧时光里,每一段与它相关的记忆,都是生命长河中弥足珍贵的片段,交织成我独有的人生旅途。

湖南一师:沾着花香的少女时代

记忆中,初次邂逅玉兰花,是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校园里。学校建筑古色古香,青砖黛瓦,廊亭相连,展现出浓厚的文化底蕴,而那长廊庭院里的广玉兰树,更为校园增添了一抹韵味。那时的我,正值十六岁,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一师,敬爱的毛主席的母校。校园里,到处都充满着青春的光彩和声响。台阶上的石板被无数脚步磨得发亮,“新青年”的墙报上留着书法特长生用俊俏的粉笔字写下的诗句,联谊班身着白色衬衫的学长弹奏的《友谊地久天长》的钢琴曲回荡在礼堂上空。

学校规定女生不能留长发,于是我们所有女生就都留了样式不一的短发。最短可以是平头,最长不能超过耳垂一寸。还规定晨跑时必须穿班服,于是我们又都身着清一色的运动装班服。我是班上倒数第二瘦的,晨跑时,纤巧的身影跑过操场,总觉得自已飘成了一片广玉兰的花瓣,在夏日清晨的雾气里轻盈浮动。

那时,为了决战校运会的三千米,我总在天未亮时就绕着操场跑圈,五圈、六圈、七圈,最多跑过十五圈,鞋底碾过跑道的沙沙声里,似乎还掺和着玉兰花的香。记得某个清晨,跑完步后去食堂吃饭,下过一级级台阶,汗流浹背的我坐在玉兰树下的长凳上喘气,抬头看见花瓣正从枝头坠落,落在我沾满灰渍的运动鞋边,像谁轻轻放下的心事。原来青春早被这花香悄悄浸润,连汗水里都藏着关于“坚持就是胜利”的初体验。而那时,有一位歌手正唱着《爱的初体验》。

爱,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,清晰又模糊,亲切又朦胧。有位搞长跑的体育特长生曾用笑脸引起过我的好感,而他陪我跑步的举动,更让我有些心意萌动。当然,也仅仅止于萌动阶段,想过书写下文,却从未敢去翻页。有些记忆会逐渐淡去甚至消散,而有的不会,它们像经年的老酒一般,醉着爱怀旧的人们。他常常让我先跑两圈,然后,炫技般,在某一圈时,悄悄地超过我,再把我远远地甩在身后,最后,反超我几圈。对他的那一份崇拜与喜爱,一直像花朵一般开在我的心田,藏得很深,从未曾拿出来晾晒。淡淡的感受像花香,动于情,止于法。我们的少女时代,在诗意与花香的交织里,被一师范浓浓的情怀温柔地包裹着,成为记忆里永不褪色的洁白。

湖南师大:木兰路上的别样情怀

三十岁那年,工作了八年的我到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。学校里有一条贯通南北的主干道,叫木兰路。这条路,连接着教学楼、食堂和宿舍,承载了

我太多的欢乐与遐思。每次和同学们相伴去食堂吃饭,一路上我们谈天说地,从生活到学术,从日常心绪到人生理想,无话不谈。食堂的酸辣鱼是一道令人垂涎的菜,总飘着葱蒜与酱醋混合的气味,和木兰路旁玉兰叶、玉兰花的芳香混在一起,给了我们诱惑力十足的嗅觉冲击。

湖南师大与一师范隔湘江相望,站在江边远眺,对岸一师范用白漆勾勒窗楣的黑墙在绿树间若隐若现,就像看见十六岁的自己,正隔着时光朝三十岁的自己微笑。读研时我已是四岁孩童的母亲,与青涩的充满幻想的年代,算是做了一些不太彻底的告别。说不太彻底,是因为我少女般的情怀总能被校园里的氛围重新勾起。那时候,常常想念孩子,母性的慈柔与重返少女般的天真杂糅在一起,就像夏夜里广玉兰花与月亮相对无言的沉默,氤氲出一种别样的情怀。

学校经常举办各种讲座,有时是在至善楼,有时是在外国语学院的教学楼,有时是在物理与信息科学学院的格物楼。夏夜,窗外玉兰吐露的芬芳悠悠飘进阶梯教室,混着投影仪的热风与教授们的侃侃而谈,激活着我的思维。那气味褪去清冽,带着学术的温度,发酵成一种名贵的香。校园卡上好像也沾染了这种香,令我为之着迷。毕业后,我还留了一百四十七块钱在校园卡里,本想常回师大食堂吃饭,重温那段美好时光,可玉兰花开了又开,十六个年头转瞬即逝,我却再也未见回去过。那张卡或许早已作废,但那段与玉兰花相伴的“回炉再造”的时光,却让我明白:梦想就像这湘江相望的花,哪怕换了岸,也依然在各自的枝头绽放。

淑水之畔:落魄里的烟火治愈

在淑浦工作的那两年,正是我人生的至暗时段。结束一段痛苦的关系,与孩子分开,世间的流言蜚语令我身心俱疲,抑郁像一团化不开的浓雾,裹着我在迷茫的人生路上穿行。县城主干道两旁,密密匝匝,齐齐整整,站满了玉兰树。端午时节,每天上班路过,总能看见引车卖浆之人来来往往。的士鸣笛、板车吱呀,生活的烟火气与花香交织在一起,在淑水畔的晨雾里荡漾开去。那鲜活的人间盛景似有神奇的治愈之力,牵引着我在抑郁中摆渡、挣扎,鼓励我走出阴霾,向阳而生。

在树下买粽子时,看花瓣落在卖粽子阿姨的推车里,她笑着捡起来别在围裙上说:“姑娘,这花香得很,落了也香。”那一刻,花香混着粽叶香涌进鼻腔,突然觉得胸口的压抑松了些。原来人间的温暖,就藏在这市井的喧嚣里,藏在玉兰花瓣落在围裙上的瞬间。那些日子,我总在花香里抬头看天,看花瓣飘向街头巷尾,看它们把苦涩的日子都染成温柔的人间烟火。

最幸福的事情就是,六岁的儿子随一个老同事的妻子从镇里到县城来看我。在城南车站接到他的那一刻,我泪流满面,那是漫长的一年后,第一次被允许见到孩子。抱着孩子弱弱的身躯,那种万箭穿心

的痛楚,刺过身体的每一个细胞,一遍又一遍,令全身止不住地痉挛颤栗。我紧紧地抱着他,不愿放开。在那半个月里,我给他买衣服,买玩具,买好吃的。傍晚,我也会带他去浮桥上观水,看灯光。紧紧地拉着他的手,对他说:“拉着娃娃的手,我就拥有了整个世界。”他听了,咯咯地笑着,不断重复着我说的话,然后说了句:“拉着妈妈的手,我就拥有了整个世界。”那时,玉兰花花期已接近尾声,但那香气仍留在烟火人间。

在黔之东:独在异乡的花语启悟

再后来,我来到铜仁学院工作。初到贵州,年届不惑的我孤身一人,带着并不太健康的躯体,远离孩子、父母和丈夫,学术上的压力与水土不服的陌生感,让心里满是荒凉。校园里的玉兰花却在仲夏时节如期绽放,像还带着故土月光、湖湘的粽子香,开得跟一师范、师大和淑浦的别无二致。

花开时节,常常于夜间独步玉兰树下,看花、赏月、看灯,听虫鸣,也听风吟,凑近一朵低矮的花,闻它的香。这香和长风的分明没有区别,却又带着点幽微的意味。初闻时,觉得它带着一份陌生的凄美感。后来,看它年复一年在仲夏盛开,再闻时,就慢慢觉出了一份温暖的妥帖感。于是,我渐渐开悟,原来花的适应是不管开在哪里,都能把白天泡成龙井,把黑夜煨成普洱;而我总在漂泊中漫出惆怅,不过还是没学会把异乡的雨,煮成故乡的明前茶;至于那份迷惘,是想在冬夜里急于逢见春天,缺少静待花开的耐心。

人贵州七年来,我写长篇、写散文、写诗、写评论,就是忘了写自己。我也主持过许多次读书活动,每次主持完活动,从热闹喧嚣中抽身,紧绷的神经骤然松弛,心底便升起一缕释然。然而,曲终人散,灯光熄灭,那种深入肌理的寒意也悄然而至。许多个繁华谢幕、锁门独归的夜晚,若逢玉兰花季,走在校园里总能看见玉兰树在路灯下静默,花瓣被灯光镀上一层薄纱,美得那么纯粹,美得那么不管不顾,像是在启示我,花要独立开放,能受白天的宠,也要能忍黑夜的寂。

玉兰花开香留痕

这么多年,我从十六岁泊到四十六岁,经历过欣喜与悲欢,感受过漂泊的孤独与扎根的渴望。而玉兰花,始终在不同的地方,静静绽放,散发着它独有的芬芳。它没有挑剔生存环境,只要有水、有土、有空气,就义无反顾地盛开,把每一个夏天都当做自己的黄金年华。

如今想来,或许我早已在不知不觉中,把自己活成了一朵“会行走的玉兰”:一师范的香,是少女时代的包容与勇气;师大的香,是追梦路上的热烈与探索;淑浦与铜仁的香,是因困境里的治愈与坚韧。那些没说出口的“香气”,早已藏在每一段与花相伴的时光里。原来,所谓“绽放”,从来不止是盛开的姿态,更是把走过的路、吹过的风,都酿成属于自己的芬芳。既然有过芬芳,那人生的每一步就都会留有痕迹。没有白走的路,没有白爱的苦,没有白开的花。

此刻,车窗外的玉兰又开了,白瓣轻颤,像在对说:“你看,那些以为被吹散的香,早就在记忆里,结成了永不凋谢的春。”

也不休息,连夜设计了二十多种新花样。他常对我说:“崽,你要争气呀,在农村,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,只要你们兄妹都有出息,我也累得值了。”

1997年我考上民族行政管理学校,父亲提前接了个大单,大概有二三十口碑。他每晚在油毛毡搭的工棚里干活,蜡烛滴在石貔貅的眼睛里,凝固成血泪似的蜡瘤。眼睛里的泪水看起来每每都是湿漉漉的无法干净。最后一口碑完工那天下午,他浑身湿透地把一叠钞票交给母亲,自己却发起高烧,嘴里却念叨着:“老伴,学费凑齐了,你别担心,老二考取了学校,行李该买口新箱子。”

那口石匠箱最后一次开箱是在我工作那年。父亲取出祖传的“点金笔”,在我太祖的碑文中添上“龙凤”符。那支蘸金粉的毛笔秃得厉害,画出来的星斗却依然灿烂。黄天不负苦心人,我们四兄妹陆续在父亲的石匠箱推动下分别考取了各自喜欢的学校,从大山深处走向了不同的工作岗位。可一生苦累的父亲,却没能享受到几个子女给他带来的“红利”,撒手登天去了。他走后,我按老家习俗把他常用的凿子陪葬,其余工具原样封存。现在箱盖上的灰,正好是二十个年头的厚度。

昨夜梦见父亲在月光下磨凿子,磨着磨着,那些钢钎都变成了我们兄妹的钢笔。醒来发现窗外真有一弯下弦月,冷冷照着空石匠箱;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在用石凿不停地凿碑文,他的伟岸与慈祥显得格外耀眼。

思林电站高坝挡,急流变缓波荡荡。三百里长水一片,波微浪息好风光。一片湖水山围住,浩浩荡荡随风唱。数千白鹭水中耍,白鹭湖名赛凤凰。白鹭湖,波闪亮,山峦叠嶂把湖望。风吹湖水浪推浪,波光粼粼水声嚷。东山红日光万丈,送来金丝洒湖上。湖中薄雾如丝网,天边彩霞展衣裳。浓雾霸气逞狂妄,放眼一片白茫茫。湖边水草随风晃,鱼虾引来白鹭忙。或是亭亭漫步,或是鼓翅飞飞翔。湖边漫步寻美味,你歌我唱伸颈长。湖面展翅戏水舞,边唱高歌边飞翔。白鹭鸳鸯同湖住,数千水鸟赛丽装。小船划桨出湖面,边唱渔歌边撒网。红日冉冉东山起,满山满湖亮堂堂。



白鹭湖

◆杨学伦

傍晚绚丽风光美,西山夕阳放柔光。橙色一片天边染,晚霞缤纷映湖上。鹭乘彩云飞归宿,鱼趁水清上下忙。游船回岸放笛声,晚风吹拂人心爽。天暗彩灯点点亮,好似繁星在歌唱。晚上湖边广场闹,你唱我舞歌飞扬。三五成群自漫步,欢声笑语拉家常。小孩湖边寻乐趣,你追我赶心花放。美不胜收白鹭湖,流连忘返好地方。

白鹭湖水波荡荡,小艇载你游四方。湖面轻雾把你吻,爽风为你柔衣裳。抬头欣赏四山景,青翠碧绿染阳光。湖中岛上景色美,白鹭塑形欲飞翔。水鸟欢歌湖边舞,宝塔远山把湖望。暗洞连湖接游艇,艇穿洞穴眼茫茫。洞洞闪亮现美景,洞壁钟乳亮堂堂。灯息手电把壁看,各种奇景待想象。前方洞顶一线天,阳光落在洞水上。水波随光上下舞,艇随光波也欢畅。出洞方觉兴未尽,回望美景洞中藏。

沿湖走,心舒畅,观湖景,宠辱忘。蓝天安静湖底,白云朵朵在飘荡。青山绿树影戏水,游鱼上下穿梭忙。鸳鸯并游恩爱,白鹭翩翩设舞场。远处宝塔望湖面,湖湾湿地更风光。湖水美,风清爽,风吹金丝波闪亮。小艇载人湖中逛,看山赏景心花放。低头再把湖水看,水清透底鱼欢畅。抬头蓝天对你笑,横看群山绿茫茫。四周翠树随风动,天上云朵在偷望。一群白鹭湖边舞,翩翩亮翅脚颈长。山色湖光成共影,幅幅美景布画廊。山水美景让人醉,如饮茅台玉泉浆。

白鹭湖水波荡荡,小艇载你游四方。湖面轻雾把你吻,爽风为你柔衣裳。抬头欣赏四山景,青翠碧绿染阳光。湖中岛上景色美,白鹭塑形欲飞翔。水鸟欢歌湖边舞,宝塔远山把湖望。暗洞连湖接游艇,艇穿洞穴眼茫茫。洞洞闪亮现美景,洞壁钟乳亮堂堂。灯息手电把壁看,各种奇景待想象。前方洞顶一线天,阳光落在洞水上。水波随光上下舞,艇随光波也欢畅。出洞方觉兴未尽,回望美景洞中藏。

《雪斋序文·十集》

序文阅后口生津,架构篇章耳目新。十册知言皆获益,三层析理俱精深。教书传道雕琢细,赋赋唐风寒暑吟。岁月沧桑一笑过,人生垂暮更精神。

可欣

◆李耀祖

已八旬有五的杨德淮先生以顽强意志力战病魔之余仍笔耕不辍,拜读他辑录的《雪斋序文》,不胜感佩,特笔录心怀以寄。

通俗雅向平常语,茹古涵今称大篇。《斜阳古风》

《穷乡残阳》

夫子苍苍不等闲,永发光热谱佳篇。交流奖掖携新秀,辅导推波润砚田。斜阳已暮八十六,又录残晖三整年。老骥奋蹄千万里,文朋四海把心连。

《深山系列》

歌词律赋韵长吟,万种情怀寄义深。立意布局新颖美,品高晓理俱为金。文风质朴含机巧,语语平实显匠心。字字珠玑接地气,行行锦绣绣诗魂。

《残阳古风》

夫子鲈年不愿闲,残阳吟咏续出刊。八十七首风雅颂,赠予扶光十有三。海我常年神不倦,文如甘露润心田。

《穷乡斜阳》

人生档案在身边,八六集书时日翻。每阅陶新陶醉我,屡尝品味顿觉鲜。田中育有嘉禾穗,卷里深藏宝玉篇。切记学龟行不止,寓言诫勉例先前。

携子赴京

稚子欢腾笑语盈,车窗掠影万山轻。铁龙载梦穿云去,款款东风向帝京。

天安门广场

晨曦初染紫宸开,万里清风拂露台。华表凌云含浩气,红旗猎猎接天来。

颐和园

画舫摇波接翠微,长廊绕榭影依依。风梳柳线牵云影,不羨蓬莱自有晖。

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

雅馆涵光聚画魂,风清气爽墨香存。一眸尽览千秋意,不向人间问浊浑。

首都博物馆

累朝文物聚层楼,眼底沧桑万事幽。孺子凝眸识兴替,莫将青史付东流。

北京动物园

柳岸风轻拂锦鳞,山禽啄果戏芳茵。熊猫憨卧添真趣,不负兰秋物华新。

北京海洋馆

碧落深藏贝阙宫,澄波忽现玉凌空。飞翻素尾连珠起,衍得瀛洲日色红。

小儿书法获奖有奇

笔底龙蛇落纸惊,奖章喜佩少年情。京华暂得春风意,更向文澜深处行。

拜谒吕黄二老

德门乍启沁书香,双壁仁风逸士肠。稚笔呈来兰蕊秀,笑看桃李满庭芳。

京津纪行

◆郭征帆

岁值清和,余携稚子游京津,历十日,览宫苑,访贤馆,拜长辈,会故友、品美食,兼赴红学之会。稚子书法亦获誉得奖。此行所经,皆为乐事,多有感触,因成绝句十数首纪之,弁言以志。

访实习弟子

高阁凭栏望帝畿,青衿初见语依依。莫辞案牍风霜味,且向云程弄墨晖。

品四季民福烤鸭

炉初初脆嫩皮芳,薄饼轻承佐酱芳。一箸鲜香融雅趣,京华风味入诗行。

会故交

相逢把盏话当年,尘鬓犹存旧笑嫣。莫叹流光催岁改,清谈直到月移天。

贺中国红学会年会开幕

大观气象汇时贤,文旅相逢韵北天。遥想石兄曾记否?满庭槐荫正鸣蝉。

年会交流感怀

红楼盛会聚贤群,浅论微言愧献芹。幸得诸公多睿见,如聆妙谛沐清氛。

归程吟

十日期终载誉还,童欢我悦两开颜。行囊满载风尘色,一路清歌入故关。

父亲的石匠箱

◆代明国

我的父亲是个石匠,能刻各种各样的碑文,也能绘画各式各样的物象;特别是他那只石匠箱,更是伴随了我的成长。也因它承载着我的前途和命运及我一家人的幸福,所以便成了我生命中的护身符。

好久没有回老家了,父亲的石匠箱摆在堂屋角落,已经蒙了灰。那是一只柏木钉成的工具箱,四角包着黄铜皮,箱盖上用红漆写着“石匠代发章”五字,漆色早已斑驳。我每次回家,总要蹲下来摸摸那把铜锁——它已经二十年没有被钥匙打开过了。

箱子里曾经装满钢凿。最粗的“开山凿”有拇指粗细,细如铅笔的“花线凿”整整齐齐排着十二把。父亲总在晚饭后把它们取出来磨,青石磨刀砖搁在膝盖上,沙沙的声音混着广播里的评书,成为我童年最安心的夜曲。磨到第三把时,他总要停下来揉揉石肩——那里有块突出的骨头,是常年抡锤子顶出来的。

我见过父亲刻碑。腊月里接的“寿碑”急活,他蹲在晒坝上从早刻到晚。雪花落在青石板上,被凿子一点一点刻成“德配孟母”的笔画。钢钎啃食石料的碎末撒在旧棉大衣上,远看像撒了一层盐。最难忘他刻“显考”“显妣”时抿嘴的神态,仿佛那些笔画里藏着别人家子孙的眼泪,需要他帮忙运到石头里去。

我家一共六口人,兄弟姐妹四个,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特别穷困,生活的唯一来源靠务农。父亲除了务农是把好手,还能刻碑文当石



匠——这是我一家人的幸运,生活因此得以有基本的保障。父亲每年有两个季节最繁忙最辛苦:一是春节和暑假后的两个上学时段,我们四兄妹都需要交学费,合起来是好几千元。这几千元在那个时候可不是一笔小钱,直把父亲的脊背压得弯弯的,让他喘不过气来——他得走村串寨四处寻找碑文业务,为我们的希望和梦想奔走不歇,加班加点,勤耕劳作,昼夜不休是常事。在他磨出老茧的双手和布满皱纹的脸上,不断用石凿一样的沟壑诠释着生活带给他的艰辛,和他对岁月的抗争。石匠箱底层有个铁皮月饼盒,装着父亲最珍贵的“活谱”。泛黄的毛边纸上,用毛笔勾着百种碑文样式:“流芳百世”要配缠枝莲,“永垂不朽”须衬松鹤纹。有个夹层专放“新式碑文”,那是八十年代后突然多起来的“慈父”“爱妻”之类。父亲却总说这些词轻飘飘的,不如老碑文有筋骨。但为了我们四兄妹的学费,他甚至连晚上